

喬·卡拉斯拉沃夫著



# 兒媳婦

1033-626  
56/11  
~~56/11~~  
A

~~1033-626~~  
56/11  
C412

2544.45  
1-1

兒 媳 婦

[保]喬·卡拉斯拉沃夫著

陳 登 頤 譯

## 內 容 提 要

本書通過一個富農家庭公媳間的衝突，描敘了二十世紀初期保加利亞農村中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貪鄙刻薄的富農尤塔蘭依靠榨取雇工的血汗致富；他對待家裏人也是專橫暴虐的。他那愛好勞動、心地純潔的兒媳謝美達，一直逆來順受，最後終於覺悟過來，對她的公公作了堅決的鬥爭。

本書描述了往日保加利亞農民的貧窮困苦和農村婦女的悲慘命運；同時也描繪了富農的貪鄙無恥面目以及一連串的鄉長——資產階級保加利亞的農村中的命運支配者——的醜惡嘴臉。

這是往日黑暗的保加利亞農村生活的一幅生動的寫生畫。

## 俄譯本序

喬治·卡拉斯拉沃夫——現代保加利亞的傑出作家之一——一九〇四年生於離普羅夫迪夫城不遠處的一個迪貝爾村裏。他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員，一生積極地參加鞏固人民民主保加利亞的事業。

一九二六年卡拉斯拉沃夫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街頭流浪少年出版了。它吸引了讀者的注意，並且替作者建立了天才進步作家的聲譽。在這部短篇小說集以後出版了將近二十種他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中篇小說、短篇小說集、隨筆、時事評論等。其中以長篇小說麻醉劑（一九三八年）、兒媳婦（一九四二年）、短篇小說集鄉村故事和中篇小說探戈（一九四八年）尤其受大眾歡迎。

卡拉斯拉沃夫的大部分文藝作品都是農村生活的寫生畫。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保加利亞文學中有許多作家，如特·符拉柯夫、阿·斯特拉西米羅夫、葉林·別林等都研究過這個題材。然而他們一方面雖然表現了在毫無希望的貧困勞苦中度生涯的農民的痛苦境遇，另一方面卻

把宗法制生活方式的『美好的往昔』理想化了。

卡拉斯拉沃夫以新的方式描寫保加利亞農村，他注意到農民對自己的壓迫者的英勇鬥爭，表現出貧農在工人黨（共產黨員）的影響之下階級意識的形成（短篇小說鬥爭、旗幟、敵人，中篇小說農村通訊員）。蘇聯讀者已經熟悉了短篇小說旗幟<sup>①</sup>，在它裏面作者描繪出一個農村青年伊格納特在政治上的成長的圖畫。爲了他勇敢地維護貧苦農民的利益和暴露資產階級的面目，反動政權不斷地迫害卡拉斯拉沃夫，他屢次被關入集中營。在苦難的日子裏，蘇聯人民、蘇聯文學、瑪克西姆·高爾基的形象始終鼓舞着這位作家。『在最暗無天日的法西斯獨裁時期，』卡拉斯拉沃夫寫道，『高爾基是我們的導師、朋友和顧問，是反抗保加利亞境內反動分子和秘密警察的鬥爭中的口號和旗幟。』法西斯政府只是憚於這位作家的聲望才沒有殺害他。蘇聯軍隊解放保加利亞的日子——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替卡拉斯拉沃夫的創作開闢了廣闊的前途。他獲得了自由地寫作的可能。他的榮膺保加利亞作家協會獎金的作品青年翻山越嶺，已經是敘述新保加利亞境內的建設、自由集體勞動、以及蘇聯人民英勇勞動的榜樣的良好影響了。作者最近的一部小說——曾於一九五〇年榮膺季米特洛夫獎金的探戈——專門描寫保加利亞境內於解放前夕的反法西斯運動。

① 見蘇聯國家外國文學出版社，莫斯科，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保加利亞短篇小說。

長篇小說兒媳婦使蘇聯讀者認識到二十世紀二十——三十年代的保加利亞農村生活。

這個時期的特點是還在一九二三年建立的參柯夫獨裁政權的破產。儘管遭到殘酷的恐怖迫害，在這個國家裏人民的民主革命力量並沒有被壓制下去。由一九二六到一九三七年的短短十年間，在保加利亞更換了八個政府，然而它們的反人民的政策的本質却始終沒有改變。國內開始了經濟危機，勞動人民羣衆的境况一年一年地惡化下去。政府非但不去阻止土地的轉賣，反而幫助富農階級的成長，這兩件事加速了農民的階級分化，使農村中富裕的上層分子與貧農之間的關係尖銳化起來。富農的成長和加緊剝削，使居民當中最貧窮的人遭到破產；顛沛無告的農民離開了故鄉，到城市裏去尋求工作和麵包。

長篇小說兒媳婦是一部真實性的作品，它描敘了往日的保加利亞農村生活，描敘了在資產階級保加利亞的條件下人民迫不得已的勞動和農民婦女的悲慘命運。這便是這本小說在作者本國和國外何以這樣成功的原因。卡拉斯拉沃夫寫作這本小說，正當國內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所以作者不能把階級鬥爭的劇烈程度完全表現出來。『法西斯反動勢力』保加利亞最卓越的作家和反法西斯活動家勒·斯托揚諾夫寫道，『是這樣猖獗，以致於任何文學活動都麻痺了。進步的文學處於非法的地位。』爲了把自己的作品從檢查員的手底下拯救出來，卡拉斯拉沃夫不得不在許多事情上保持緘默。

在這部長篇小說的中心有兩個互相對立的形象：專橫、貪婪的守財奴尤塔蘭和愛好勞動、心

地純潔的美貌姑娘謝芙達。托陀爾·尤塔蘭是一個富農，一個農村中的有產者。他的生活的目的和意義便是個人的發財致富。他並且認為金錢是獲得屈服和壓迫貧農的權力的手段。尤塔蘭親自耕耘自己的土地的時期久已過去了。現在他發號施令了：在家裏指揮家屬，在田地裏指揮長工。利慾薰心的他，欺騙長工，利用兒童的勞動，不按照契約付給工錢。爲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尤塔蘭，他甚至於不惜犯罪。吝嗇驅使他殺死了一個男孩。在競選運動的時候他造謠、奉承和籠絡同村人，爲的是求保住自己的田地和樹叢草地，擴大自己的土地，保全財產和權力。

長工、短工、妻子、兒子、兒媳婦——全替尤塔蘭幹活。甚至於家屬在他看來也是日常雇用的工人，沉默無言的奴隸。他要把自己的孩子們也教養成和他一樣的富農和殘酷的剝削者。軟弱的、意志薄弱的人在他面前戰慄，變成他的奴隸，而獨立自主的、勇敢的人成爲他的死敵。

愉快、善良、溫柔的謝芙達和惡毒、殘酷、陰險、狡猾的尤塔蘭完全相反。她是從另一種環境裏到他家裏來的。她在貧窮的勞動家庭裏被養育大，不習慣於受屈辱。固然她還溺於迷信和偏見，而且擺脫得很慢，但是在她心裏却有着勞動人民的光明磊落的情感在活躍着。在一個家庭裏出現了性格不同、對生活的看法不同的人——兩個不同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們之間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衝突的，它果然發生了。尤塔蘭不喜歡年輕的兒媳婦的獨立自主的精神，他竭力使她養成俯首聽命、奴顏婢膝的習性。謝芙達不能習慣於這個黑暗的家庭，她對尤塔蘭——送掉她的丈夫的性命的罪人，專橫、貪婪的領主和剝削者——的仇視漸漸轉變爲憎恨。卡拉斯拉沃夫藉謝芙達

的生活經歷表現出過去保加利亞農村婦女的苦難深重的生活。然而，謝芙達的抗議畢竟是無意識和帶着消極性質的。毫無疑問，她和尤塔蘭的衝突乃是兩個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利益衝突的結果，但是這位作家並沒有把它引導入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束。大體上說起來，這部小說中把農村勞動羣衆在對於自己的階級敵人的關係上，主要是描寫得很消極的。例如，尤塔蘭的沒有具名的長工們都是毫不怨尤、凡事聽從自己的富農僱主的人。

但是在小說中這個別家庭的生活和家庭衝突的故事，畢竟是在那些年代裏保加利亞農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的背景上展開的。作家批評了以鄉長爲代表的農村政權，暴露了在鄉公所選舉時期資產階級的煽動宣傳。在競選運動中每個資產階級的黨派替自己雇用了宣傳員，他們在農民的面前發表旨在維護和鞏固資產階級政權和富農統治的演說。

在讀者的面前經過了隨着每個新的資產階級政府更換的一連串的鄉長。他們都把自己的職位當做獲利的手段，當做可以爲所欲爲地掠奪居民的機會。資產階級保加利亞的農村中的支配命運者都是這樣的。

雖然這部小說有着個別的缺點，但整個地說來，它使蘇聯讀者對於舊保加利亞農民的生活和苦難得到一個鮮明的觀念。它表現了保加利亞人民的熱愛勞動，並且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他們在今日的創造熱情。

在人民民主的保加利亞境內，大的尤塔蘭們已經消滅了，小的尤塔蘭們正在消滅中。解放了



的人民輕鬆而歡樂地呼吸。他們正在建設着自己的幸福、自由的生活。而長篇小說兒媳婦將始終是一部描寫消逝了的萬惡的過去的藝術文獻。

符·茲雷德涅夫

柔和蕩漾的暮靄，循着初現的星星的若隱若現的光線，悄悄地籠罩到大地上了。一陣難以覺察的微風拂動了那黯淡蒼茫的林梢，掠過樹枝叢往下吹，驅除了溽暑的餘威。遠處飄來四面分散的牲口的銅鈴叮噹聲和遲歸的大車低沉的軋軋聲，這時灰塵濛濛的村莊漸漸隱沒下去，開始安靜地沉入甜蜜的瞌睡中了。

躺在屋前小園裏的尤塔蘭正在凝神聽着這些軋軋的車聲。

「來了！」他心神不定，不時爬起身來，貪婪地捉摸着路上的每個聲音和任何一種響動。但那些大車總是打屋前駛了過去，於是尤塔蘭重新躺下來，抽着一支又一支的煙捲，望着那一縷縷白濛濛的煙在灰黯的暮色裏裊裊地消散。

他在等候兒子。等候斯托柯帶短工們回來。尤塔蘭這次又僱用了陀勃娜·崔溫納柯娃和她的三個女兒。所有在別人家地裏幹活的人當中，她們母女是手脚最靈活而又做事最勤懇的。

今天破曉時分，他們便出門到柯濟陀爾的兩塊苞米田裏去割苞米的梢頭了。要是割完——很

好，要不這末着——那他們準是在磨蹭時間。『斯托柯是個幹練的小伙子，』尤塔蘭想，『要是事情光靠他一個人的話，他一定會準時搞好的，可是對外人就不能完全信賴了。他們做事拖拉，常常要打扮，動不動就要把嘴巴湊到水壺上喝個老半天，再不然就沿着田埂上的灌木叢走來走去。你得時時刻刻留神，板起臉來提醒他們做事，而在他們打瞌睡的時候，那乾脆就得對他們吆喝了。』他們都是這樣的，沒有辦法想。

差不多有十年功夫了，尤塔蘭淨是和佃戶和雇工們打交道，摸透了他們的底，對這些人熟悉得像自己的五個手指一樣。

『要是他們來不及把兩塊田裏苞米的梢頭都割完，我明天又得挨到那兒，白費一整天的時間了！』他想到還有許多活等他去幹，不由得嘀咕起來。『本來是要去瞧瞧葉米納高夫小河旁的苞米是不是還可以等一兩天再割的……』

一雙赤脚打堆物房那兒用小步子疾走過來。這是尤塔蘭的妻子回來了。她整天都在打穀場上翻檢粗硬的乾草。他們的小兒子阿列克西又瞌睡又飢餓，在一傍抓住她的衣邊，哭哭啼啼的跟她跑。

『馬上，乖兒子，馬上就好了！』尤塔蘭尼哈一邊點頭一邊說。『我想等斯托柯回來，大家一道吃晚飯……』

『先讓寶寶吃了，安頓他去睡吧！』尤塔蘭扭過臉來對着她，沒好氣地說。

『噢，托紹，他們就攔得好長久啊！』她站住脚，焦急地朝小園子裏望了一眼。

「不會有什麼的！妖怪不會帶走他們的！」他氣忿忿地咕嚕。

「她們要到什麼時候吃了晚飯回去呢？」她胆怯地問。

「別人的事不用你擔心！」他氣忿忿地咕嚕，威嚇地撐着臂肘，微微抬起身子，「餓阿列克西吃了，安頓他去睡吧。」

「喲，動這末大的氣！」尤塔蘭尼哈說了這話便趕快把孩子拖到廚房裏去了。「唉，老天爺，不管怎麼討好他，他總是這副神情。」

終於最後一輛大車的鞭鞭聲在他們的門口停息了。

「是他們！」尤塔蘭一骨碌跳起身子，跑着迎上去。「喂，怎麼了？割完了吧？」他沒有等斯托柯來得及卸下犍牛就扯着他的袖管問。

「割完了。」

「這才對咧！」尤塔蘭透了口氣。

「割到田下邊那棵枝極很多的梨樹底下，天已經朦朦黑了，真不曉得怎麼搞的……」

「不管怎麼幹法，只要活兒做完了就行……雖說耽擱了時間，總也是爲了些什麼緣故吧。」

「晚安，托紹大叔！」陀勃娜拎着衣邊，敏捷地跳下大車說。「噢，今兒個割的可真多——要問你討犒賞啞……」

「晚安，晚安，」尤塔蘭應着說，「沒有辦法：看起來，又得招待你們用飯啦，……好吧，

「上這兒來吧！」他邀她們到廚房裏去。『金娜！金娜！把燈籠拿出來。』

尤塔蘭尼哈在門框裏出現了，笑了笑，和她們打了聲招呼，把一盞閃爍的燈籠掛到屋樑上，指着舖在屋前的一塊草蓆說：

『噯，打這上面過來吧。真不曉得用啥來招待你們，要曉得我自個兒在這倒霉的打穀場上忙累了整整一天。我看看——剩下的事不多了嘛。我想索性把它做完吧，——就這末一直忙到這會兒……我是什麼也沒有預備，委屈你們隨便用一點兒吧。』

『大姊，在這末大熱天，她們吃東西是不會講究的。』陀勃娜一面說，一面朝自己的三個女兒點點頭。三個女孩子跟隨她走過來。

『聽着，老婆！』尤塔蘭岔進婦女們的談話裏來。『你可以讓我也講句把話吧。給她們半個大麵包和一塊乾羊酪。隨她們高興，愛吃便吃，不愛吃便扔掉……』

『扔是不會扔的，不過……』那個女人打了個頓，『我想央求你另外一樁事情，托紹大叔。可是我不曉得……你……』

尤塔蘭渾身痙攣起來。他直瞪瞪地瞅着陀勃娜。

『噯，講吧，有什麼事情？』主人問，不耐煩地揮了揮手。

『你曉得快過節了，』她窘困地苦笑了笑，『閨女們總得打扮打扮，所以要是能行的話，你頂好今兒就把工錢付給我們吧。』

姑娘們都提心吊胆，又害怕又懷着希望地望着尤塔蘭。

尤塔蘭默不作聲，搔搔額頭又皺皺眉毛，於是抬起頭來。

「咱們明兒算工錢行不行？」

「明兒……爲什麼緣故要等明兒呢？」那個女人懇求地瞅了他一眼，問道，「我們明兒幹什麼要花時間來一趟呢？」

「好了，好了！」他的口氣緩和了下來。「既然談到過節……和姑娘們……算了吧。讓我先給你結賬。這回你幹了兩天活，每天二十五個里伏……」

「怎麼只有二十五個里伏一天，托紹大叔？」陀勃娜的臉色變得蒼白了。「你不是答應付三十個里伏一天的嗎？」

「答應！」尤塔蘭皺起眉毛來，「我什麼也沒答應，……開玩笑也不是這種開法呀……現在還有誰給三十個里伏一天的工錢？啊？」

「有人給，托紹大叔，怎麼會沒有人給？再大些的工錢也有吶。」

「你們怎麼了，開玩笑還是怎麼的？」他氣呼呼地抿緊嘴巴，「在這種時候要三十個里伏一天！發瘋了！你們也不睜開眼睛瞧瞧——錢多難賺，今年莊稼結不好，連田賦都沒有錢繳。」

「喲，喲，托紹大叔……多付五個里伏也窮不了你啦！」陀勃娜趕緊接上奉承話。

「話不是這末說！用錢總得精打細算……這兒五個里伏，那兒五個里伏，怎末着——這些倒

霉的鈔票是我自個兒印的還是怎麼？」

「喏，好了！割苞米嘛，咱們就算二十五個里伏一天，割麥可要算三十個里伏。」

「難道我沒有付過？……」

「托紹大叔！」那個女人驀地一震，脫口喊出來，「當時我求你付，你不是說：「工錢小意思，往後咱們再算」的嘛。難道你記不得了？」

「倒忘記了，我要操心的事可不止一樁呢！好吧，我相信你。這末着，割兩天麥我一共算給你五十五個里伏。」

「托紹大叔！」陀勃娜絕望地瞅着他，「你不能這樣啊，求求你，……你是……」

「噓，噓，噓！爲了五個里伏吵嘴也未免太沒意思了。是這末算法；二十五加二十五得五十，再加上回的五十五——攏共是一百零五。對吧？」

「不，你簡直……唉，算了，我認吃虧了……」

「喂，斯坦卡，你該領多少工錢？」他朝陀勃娜的大女兒問。

「我上回在您這兒割了三天麥。」

「要是這末算，咱們是談不出什麼名堂的。好了，第三天便照你的意思，付給你三十個里伏。

這就是說——頭兩天照你娘的工錢，付給你五十五個里伏……加上三十——得八十五；這兩天呢，每天是二十五——攏共是一百三十五個里伏。你領的工錢可真不少。」

「我做的活兒可也真不少，」斯坦卡紅脹着臉蛋回答。

「你們倆的工錢結算過了。現在咱們瞧瞧，跟這兩個姑娘該怎麼樣商量，」尤塔蘭對兩個年輕的雇工瞟了一眼說，接着譏諷地搖搖頭。

「我們明白你的用意，托紹大叔，有啥不明白！」那個最小的姑娘壯起膽子瞪着他。「你付給我們的工錢要跟姊姊的一樣。」

「我的錢還不夠打發呢，基契卡，」尤塔蘭冷笑了一聲，「我給你十五個里伏一天，給你二姊二十個里伏一天——要曉得，她比你大些。你們總稱心了吧？」

「可是我幹的活跟姊姊和媽媽的還不是一樣！」二女兒蹙起眉毛。

「你要曉得，彼特利契卡，付工錢不光是看幹的活，也得看年齡。」

「就是按年齡算工錢嘛，——我到了聖母節那天不就滿十六歲了。」

「等到你滿了十六歲，那時又另當別論啦！」尤塔蘭半開玩笑地說。

「別這麼欺侮姑娘們，托紹大叔！」做母親的帶了幾分惱怒說，「她們幹起活來挺不差。我誇她們倒並不是因為她們是我的閨女，事實是這樣。……」

「孩子總歸是孩子！」尤塔蘭嚴厲地瞪着她說，「她們幹的活到底是孩子的活。」

「孩子的活？」母親蹙起眉毛來，「你瞧這一個——頂小的嗎？她割起麥來一口氣要走三十步呢。這樣的雇工你倒找找看！」



「嘿，可真行！你大可以去做買賣——真會油嘴滑舌地誇口。」

「唉！托紹大叔，難道割麥比做買賣容易？比我們的活兒更受罪的事再也找不着了，可是沒法兒想啊；既然吃了這行飯，就得挨到底啊。哪怕稍微有點兒地的人日子都好過，就是像我們這樣……老是幫別人家，幫別人家幹活的人啦……」

「好了，好了！」尤塔蘭揮揮手，好像吃了個酸東西似地皺起嘴臉來，「好了，連彼特利契卡，我也給她二十五個里伏一天，可是基契卡——只好算二十個里伏一天。」

「那也好，托紹大叔，」陀勃娜的小女兒氣呼呼地說，「還想我來替你幹活？一輩子也甭想！」

「噯，噯，今年要你幹的活已經完了，要是咱們還活到明年的話，那時候再付給你跟姊姊一樣的工錢得啦，」於是尤塔蘭離開她們，趾高氣揚，轉身朝廚房那邊高喊：「老婆，給她們一個整整的大麵包……讓她們儘量吃飽。」

結賬的時候，尤塔蘭又在工錢的總數裏抹掉五個里伏。他把這幾個女人一直送到大門口，在她們背後緊緊關上大門，才走回來。

「托紹，你幹嗎叫我？」給她們一個整整的大麵包」啊！」他剛走到房門口，他的妻子就氣忿地問，「難道她們在這兒吃得了這末多？偏偏好像故意爲難似地，剩的又儘是頂大的大麵包。老天爺啊，我包它的時候，心裏真像刀戳似的……」